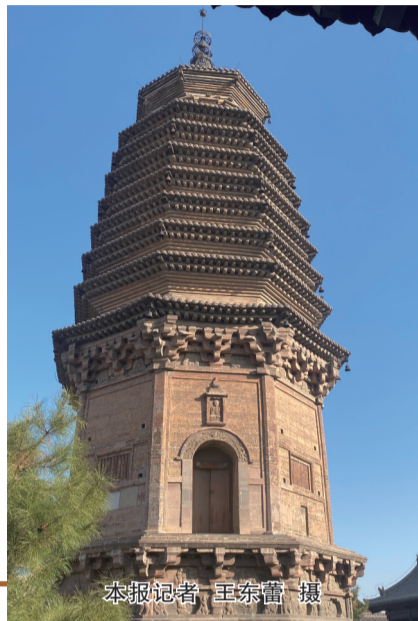


# 千年古塔：圆觉寺塔的历史沧桑

本报记者 王东蕾



本报记者 王东蕾 摄

永安禅寺的壁画，圆觉寺的砖塔，古寺双壁，诉说着千年沧桑，这些国保单位不仅是建筑技艺的活化石，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脉。《相遇大同》这一期走近浑源县圆觉寺塔，感受历经战火仍巍然屹立的古塔气度。

圆觉寺塔是一座金代古塔，建于金正隆三年（1158），全称“圆觉寺释迦舍利砖塔”，俗称小雁塔，明清时期均对砖塔进行过修葺，抗日战争时期，寺内木结构建筑在日军入侵时被破坏，仅存砖塔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有关部门恢复了圆觉寺的部分建筑，寺塔修缮一新。圆觉寺塔现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，并于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圆觉寺塔的构造之美，代表了塔式建筑的精粹。圆觉寺塔为八角九层

密檐式砖塔，通高约20米，全部用砖砌成，无梯级可登。整座塔分为基座、塔身、塔顶三部分，塔基为高达4米的须弥座，束腰部分雕刻有莲花，束腰柱雕成金刚、力士支托。座基四周雕满砖刻浮雕，其中有舞乐人像40个，姿态各异，有的作长袖舞，有的手抱琵琶，有的撑羯鼓吹羌笛。这些浮雕对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的歌舞、乐器有重要价值。塔身第一层较高，其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面有门，但仅南面为真正的门。北门门刻作半掩状，门缝微露一女童之脸，设计独具匠心。塔身除第一层外，其余各层均无梯级可攀登。现在虽已无法进入塔身内室，但壁上为仿木构四铺作斗拱并承圆形天花藻井，藻井上绘制神灵佛主，塔内壁绘有佛教人物壁画。

圆觉寺塔最独特之处在于塔顶的风向标。塔顶上端安装莲花式铁刹，铁刹尖端有一铁制翔凤（又称“候风鸟”），可随风旋转，是古代的一种风向标。塔八面正对八方，风来时，翔凤随风转动，凤首对应之塔面方位即为风向。这一设计同时具有避雷的功能。圆觉寺塔也是迄今所知唯一留有风向标的古塔，这一设计在中国古塔中独一无二。

历经风雨沧桑，圆觉寺塔依然屹立在北岳恒山脚下。每当风吹过，塔檐的风铃发出清脆声响，仿佛在诉说着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。这座古塔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珍贵遗产，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，值得每一位到访浑源的游客亲身感受其独特魅力。

## 魏都大道1399号：一座老体育馆的鎏金岁月

在山西大同的版图上，大同工人体育场承载了大同的城市记忆。与一路之隔、早已静默的工人体育场不同，大同体育馆至今仍呼吸着，当地人更习惯称之为“老体育馆”。它封存着一座工业城市近半个世纪的集体记忆与体温，它的故事，始于一个百废待兴又充满激情的年代，历经高光与喧嚣，最终在时代的变迁中，寻得一份质朴而坚韧的日常。

时光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，大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如春潮般涌动。为适应城市需求，1982年，体育馆破土动工，1986年，它巍然矗立在儿童公园之南、工人体育场之侧。体育馆在建设时，其设计图纸与内蒙古体育馆相同，采用了先进的设计理念，对当时的人们而言，这座

建筑带来的震撼感也是全方位的。其主体采用大胆的大跨度钢网架结构，屋顶跨度在当时达到了技术性突破的63米，但最令人过目不忘的，是镶嵌于东西外立面上的4组巨型马赛克壁画，壁画以现代竞技体育为主题，采用苏联风格的彩色瓷砖拼贴工艺。在商品稀缺的上世纪80年代，这种浓烈、直观、充满力量感的视觉艺术，代表了一个时代昂扬的精神图腾。

这座体育馆的建筑面积为1.58万平方米，内部拥有5400个观众席、12个活动大厅。穹顶星罗棋布的灯光、长11.8米的电子计时计分屏，无不彰显着它在彼时的先进性。在御东新区现代化的体育中心崛起之前，它长期保持着“山西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馆”的纪录，成为大同接

待省级乃至国家级体育赛事与文艺演出的唯一殿堂。和大同工人体育场一样，当时的大同体育馆举办过不少的体育赛事，国家队的身影曾在这里疾驰跳跃。它不仅属于专业运动员，更属于每一个普通的大同人。实验小学的学生曾在这里进行过义务劳动，用稚嫩的手拂去新馆的尘埃；全市的体育盛会在这里举办，看台上座无虚席，欢呼声响彻场馆。

时光荏苒，大同体育馆，它从一座城市现代化的宣言起步，承载了整整一代人的激情与欢愉；又在城市发展的新篇章里，谦逊地退后一步。“魏都大道1399号”仿佛一位旧日伙伴，始终站在那里，收藏着这座城市的汗水、呐喊与悠长时光。

王东蕾

世说

任翔宇

## 脉动起来

冬日暖阳洒在大同市体育馆的马赛克幕墙的巨幅壁画上，映照出城市文化的静谧与深邃。虽然在时光里略显暮霭沉沉，却以曾经厚重的体量与沸腾的人声，默默承载着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与时代脉搏。这里不仅是钢筋水泥构筑的体育空间，更是岁月打磨出的城市地标、全民健身的阵地、文化活动的舞台、文旅融合的潜在支点。

曾几何时，这个体育馆是“高大上”的代名词。它为赛事而生，为荣誉而建，是城市实力的象征。在时代洪流中，这座地标式建筑正经历着功能重构、价值重估与身份重塑的深刻变迁。

城市地标，不应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，更应是市民生活的情感锚点。体育馆这座曾为荣耀而建的建筑，如今正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。能不能尝试功能外溢？让它从封闭的“竞技圣殿”，而逐渐演变为开放的“城市客厅”？“相遇大同”这期拍摄的时候，正赶上老人们排练广场舞，这是种尝试，也是种重生，如果利用好体育馆周边的空地与场馆内部的开放时段，体育馆就不仅是全民健身的热土，还是从“展示性建筑”走向“服务型空间”的时代转向。

让体育馆不再只为“重要时刻”而存在，而要为“日常时刻”服务。那这样的体育馆，将会是古城里“群众练、群众演、群众乐”的民生载体和群众文化重要平台。

我希望看到这样的老建筑焕发光彩。具有时代印记的老建筑不应该在悲伤中老去甚至倒下，更应该和我们每一位市民一起，与城市一同成长。“相遇大同”节目里拍过很多老建筑，一电厂、展览馆、大同师范旧址，以及赵宅这样的老民居等等，每一期的节目播出后，都会收到很多粉丝和观众的留言评论，这是时代的共鸣，这是大同人、大同人的共同回忆，但是如果只能停留在共鸣、回忆和评论里，那其实我们是失去这些建筑和它们所代表的文化的，只有让这些建筑仍在我们的生活里，仍在我们的锻炼、健身、排练、聚会、观赛计划里，这些建筑才不止被想起，还能被作用。

体育馆拥有天然的集聚效应与空间优势。当前，文旅融合如潮水般席卷全国，体育馆是不是还有更广阔的变身可能？我觉得是有的。大同体育馆不仅是一座建筑，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段城市记忆，一条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活力之脉。

## 大同古塔的记忆密码

“飞来山上千寻塔”，北宋王安石曾借塔之高，抒发了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的政治抱负和哲学智慧。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”，这“七级浮屠”也正指塔的物理高度。“塔”这种建筑，静观万物、聆听天籁、感悟佛理，历经千年而始终屹立，正是引人深思的魅力所在。

随着佛教的传入，塔最初的功能为纪念与膜拜。埋藏舍利、存放经文与佛像，其“高耸”的形态被赋予了“接引众生”“镇压邪魔”的神圣意义。登塔礼佛，本身就是一个由凡入圣的精神攀登过程。塔也常被用作“文峰塔”或“风水塔”，并非宗教建筑，而是为了“锁住”地方气运，祈求人才辈出。比如大同的雁塔。塔在历史长河中，也衍生出许多实用功能，如军事瞭望、观测天象等，比如焦山寺塔与圆觉寺塔，古塔的形象也彻底融入中国社会的肌理。

大同古塔众多，材质各异，姿态不同。华严寺内的华严宝塔，无疑是最能体现辽代皇家气魄。尽管今日所见之塔为当代严谨考据后的复建之作，但其形制规

模，完全追摹辽代原构。辽代皇室笃信佛教，尤崇华严，此塔的建造，绝非仅为礼佛，更是具有王权与神权进行象征性融合的宏大意象。如果说华严宝塔代表了辽代皇家的恢宏建构，那么静立于浑源县城中的圆觉寺塔，则更多流露出金代艺术在融合中的精雅与灵动。然而，此塔最画龙点睛之笔，在于塔刹顶端那只历经八百年风雨依然可以旋转的铁制“翔凤”。它不仅是中国现存古塔中极为罕见的风向仪实物，更是一个绝妙的隐喻。风动，则凤翔；凤翔，如梵音流动。而灵丘觉山寺中的觉山寺塔，也是塔中的王者。它没有华严宝塔的夺目重构，也无圆觉寺塔流动的梵音，它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它保留了最纯粹的辽塔形制密码。

从华严宝塔的皇家构想，到圆觉寺塔的艺术之思，再到觉山寺塔的寂静禅定，大同的古塔群构成了一部立体的、可触摸的辽金建筑史诗。它们与云冈石窟的佛像、古城墙的英雄、寺庙的香火共同编织了大同的历史经纬。

王东蕾



圆觉寺塔塔身



关注大同文化公众号  
看更多精彩花絮



关注大同日报抖音号  
看更多精彩视频



关注大同日报融媒视频号  
看更多精彩视频

